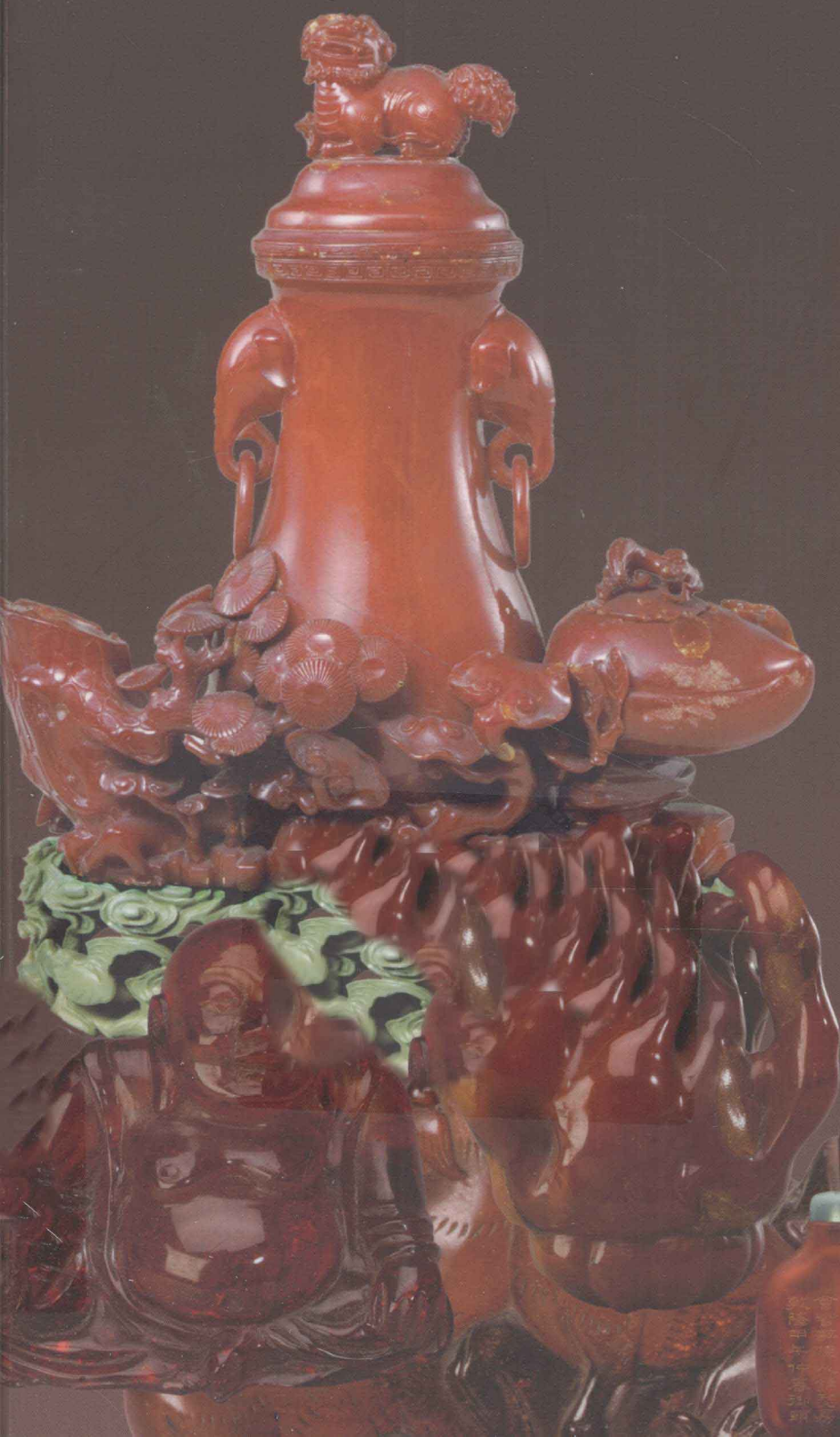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许晓东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 许晓东著.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134-0077-0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琥珀—鉴赏—中国—古代 IV. ①TS933.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357号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著 者: 许晓东

责任编辑: 方 妍

装帧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 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41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077-0

定 价: 68.00元

中國古代琥珀藝術

送書題



許曉東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序言

许晓东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2004 年完成博士论文《契丹琥珀艺术研究》，将 12 ~ 14 世纪契丹人—辽代的琥珀归入中国艺术史的论述框架中讨论。6 年后，晓东将这个极具开创性的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讨，修改为《中国古代琥珀艺术》，成为第一部深入而全面研究中国琥珀的专著。和她早前出版的《辽代玉器研究》一样，皆是迄今为止研究辽代艺术的重要著作。身为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我非常荣幸为她的新书撰写序言。

近年丰富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契丹人的辽代是中国制造琥珀的高峰时期，本书的研究重心必然以辽代琥珀为主。然而，书中还介绍了汉代至清代的琥珀，阐释了这种有机材质的独特之处，及其遍及欧亚的产地，并从中比较分析琥珀在中西背景下使用的异同。许晓东对材料的仔细分析，让她归结出个人独具的观点：如琥珀为契丹人民族身份的标志，正如玉是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标志；亦发现当时契丹人的琥珀可能来自远在北欧的波罗的海，带出中古世纪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远距离贸易，这些都是当今研究文化交流和传播稀有且珍贵的新材料。

有关中国玉器的研究及论著甚多，研究琥珀的著作尚付之阙如。此书不但是首部深入研究并填补琥珀研究空白的专著，更从中带出玉器在中国人艺术及文化中的地位，透过不同材料的重视及运用，对比分析不同的文化及种

族精神的内涵，并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诠释当中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意义。本书诚然是当今中国年轻的艺术史家优秀而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苏芳淑

2010年6月写于美国哈佛大学

目录



序言 苏芳淑.....	002
-------------	-----

第一章 琥珀及其研究的回顾.....	009
--------------------	-----

第一节 关于琥珀.....	011
---------------	-----

- 一 特性与产地 / 011 二 欧洲先民的北方之金 / 017
- 三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琥珀 / 018

第二节 研究回顾.....	026
---------------	-----

- 一 西方 / 026 二 中国 / 031

第二章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035
-------------------	-----

第一节 汉代.....	036
-------------	-----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	047
------------------	-----

第三节 隋唐.....	052
-------------	-----

第四节 宋元.....	057
-------------	-----

第五节 明代.....	061
-------------	-----

第六节 清代.....	070
-------------	-----

- 一 关于蜜蜡、琥珀、金珀和龙油珀 / 071
- 二 清代琥珀制品的分类 / 071

第三章 辽代琥珀艺术.....	093
第一节 分类与分期.....	094
一 早期类型 / 095 二 中期类型 / 099 三 晚期类型 / 121	
第二节 艺术特色.....	127
一 材质 / 128 二 题材 / 129 三 工艺 / 130	
第三节 辽代琥珀的使用.....	132
第四章 辽代琥珀的多元文化因素及盛行原因.....	137
第一节 多元文化因素.....	138
一 草原文化 / 138 二 中原文化 / 142 三 西方文化 / 148	
第二节 盛行原因.....	155
一 交通路线的畅通 / 156 二 佛教的影响 / 157	
三 标志民族身份的需要 / 157	
第五章 中国古代琥珀原料的来源.....	163
第一节 缅甸.....	164
第二节 大秦与波斯.....	168
第三节 波罗的海.....	171
一 春秋战国 / 173 二 汉代 / 176 三 隋唐 / 179	
四 宋辽 / 182 五 元明清 / 188	

第四节 日本.....	194
第六章 中国与欧洲古代琥珀艺术之比较.....	197
第一节 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公元前11000~前500年〕	198
第二节 罗马铁器时代〔公元前500~400年〕	202
一 伊特鲁里亚文化 / 203	
二 意大利时期 / 206 三 罗马时期 / 213	
第三节 维京时期〔800~1200年〕	217
第四节 中世纪及之后.....	220
结语.....	228
参考书目.....	233
附录.....	256
附录一 历代出土琥珀简表.....	256
附录二 辽代出土琥珀简表.....	261
后记.....	265



第一章 琥珀及其研究的回顾

Him the thunderer hurled
From the empyrean headlong to the gulf
Of the half-parched Eridanus, where weep
Even now the sister trees their amber tears
O'er Phaëthon, untimely dead.

——John Milton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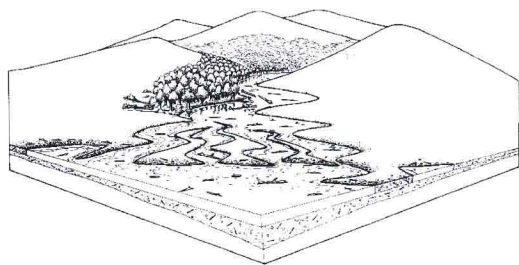
——李白《兰陵客中》

第一节 关于琥珀

在西方，琥珀总是和凄美的传说相连，而在中国，却常与欢筵上的美酒对举。其温暖的色彩，受热后沁人的幽香，及其萦绕的种种神秘，都曾使处于不同时空的民族为之迷醉。而今，在其神秘的面纱业已揭开之际，当那些穿越百年，甚至成千上万年的时空隧道，走到今天的古代琥珀艺术品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让我们瞠目结舌、心驰神往。翻检前人的记载和文章，方知琥珀已使古往今来那么多专家、学者、诗人、哲学家为之倾倒，也才知晓依然有那么多空白等待填补、那么多的疑问等待解答。琥珀，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媒介之一，寄托了先民太多的情感和愿望，以至可以生死相伴。从荒蛮的远古，一路而来，直到现今，一直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所珍藏和喜爱。是怎样的神奇，可以让它穿越时空，流芳人间？

一 特性与产地^①

琥珀是古代树脂埋藏在地层中日久逐渐石化而成的。树木在遭受昆虫钻咬或枝干折断时，均会分泌胶质物，以保护创口。分泌的树胶逐渐聚集、凝结，经地质运动深埋土中，或是被海浪



〔图1-1〕琥珀生成示意图

冲到岸边，随树木顺河流冲刷而下，最后滞聚于三角洲的浅洼处。后渐渐被泥沙所覆盖，经过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树胶变成了琥珀，而木头就变成了煤。所以，琥珀通常保存在海边或古老河湖三角洲沉积地带〔图1-1〕。开采砂岩、页岩、泥岩中的煤矿时，亦常常会发现琥珀，因此，琥珀也就有了由海床冲出的海珀〔sea amber, sea stone〕和采自陆地的矿珀〔pit amber〕之分。由于琥珀接触空气后表面很容易氧化，所以茂密的树林〔即树胶的来源〕以及良好的埋藏环境是形成琥珀的重要条件。但并非所

^① 本节内容多参照自 David A. Grimaldi, *Amber: Window to the Past*,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6; Helen Fraquet, *Amber*, London: Butterworths,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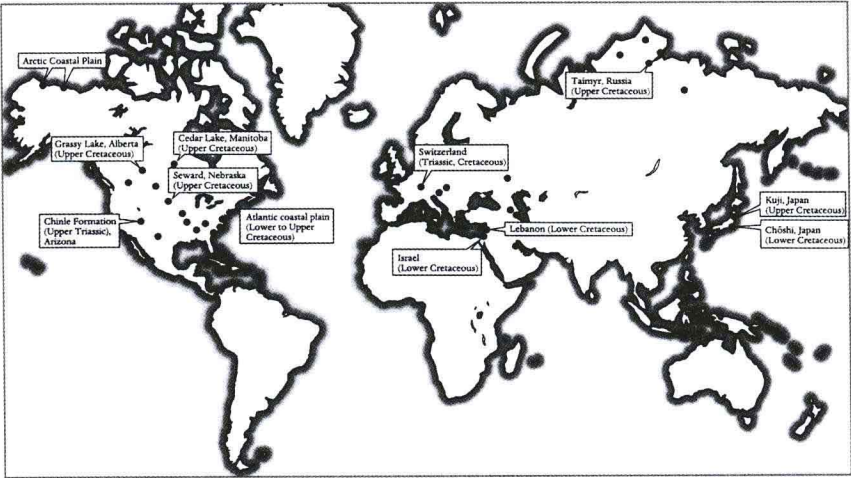
有的树胶均可生成琥珀。一般而言，只有松树、许多针叶树以及一些热带阔叶林所产生的树胶最后可以生成琥珀。新鲜硬化的树胶变成石化的琥珀，需要经过几万年的漫长过程。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单一的特征能够界定在这一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其质的改变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经过数万年或年代更久的树胶，内部结构紧密，可称为琥珀；而那些仅数千年的树胶，则称为硬树胶，或亚石化树胶。硬树胶内部结构不很致密，容易形成深且多的裂痕，且遇热易熔化。琥珀暴露日久虽亦会有细小裂纹，但并不严重；遇热会变黑、变软，但不会熔化。所以，尽管在 19 世纪曾经有上百种琥珀被定名，但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未完全石化的树胶。

琥珀由碳、氢、氧和硫四种元素组成，其中碳占 78.6%，氧和氢各占 10.5%，硫占 0.4%。其质轻，比重通常只有 1.05 ~ 1.08，在海水中会上浮。硬度亦低，仅摩氏 2 ~ 3 度间。产自多米尼加〔Dominica〕者最软，尖锐的指甲即可在其表面留下痕迹。缅甸〔Burma〕的琥珀则因其中含有方解石而硬度稍高。琥珀为非结晶质，光线在其中穿行，不会曲折，具有各向同性的单折射性，折射率仅 1.54，故外观温润。断口面和玻璃相似，呈贝壳状。由于琥珀是有机物，为电的不良导体，其由摩擦产生的电荷不易流失而成带电体，故古希腊人称之为电金〔electrum〕。早在汉代，我国先民亦认识到了这一现象，故有“顿牟掇芥，磁石引针”之说。顿牟即琥珀^①。虽然琥珀被称作非晶质有机物半宝石，却非严格意义上的矿物。琥珀亦非严格意义上的化石，因为化石，如恐龙化石，或岩石中保留的树叶、昆虫等，都是原始形态的矿物化。而琥珀却完全不同，其作为有机体的初始状态，虽经历数万年而无丝毫的改变。即使是包含其中的昆虫，亦是完好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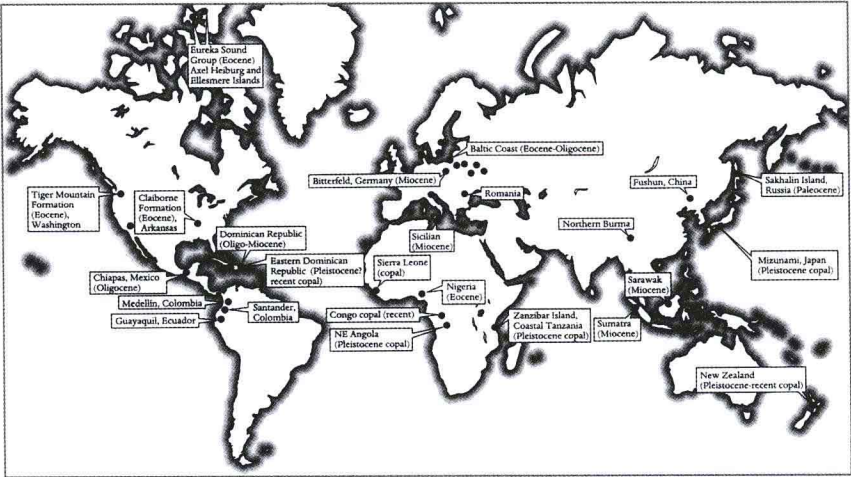
世界上琥珀的储藏有数百处之多。大凡有各种绝迹植物硬化树胶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琥珀。但储藏丰富且值得开采的，亦不过 20 余处，并且年代相差甚远。由于上古时期埋入地层中树脂种类的不同，深入地下的深浅不一，加之年代的差异，各地琥珀在其石化程度、性质、外观上均有所不同。最早的树胶化石，目前所知，可早到距今 320 万年前；前苏联乌拉尔〔Ural〕山麓距

①〔东汉〕王充《论衡》卷一六《乱龙篇》中有“顿牟掇芥，磁石引针”之句，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862，页 192、1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顿牟即古代中国对琥珀的称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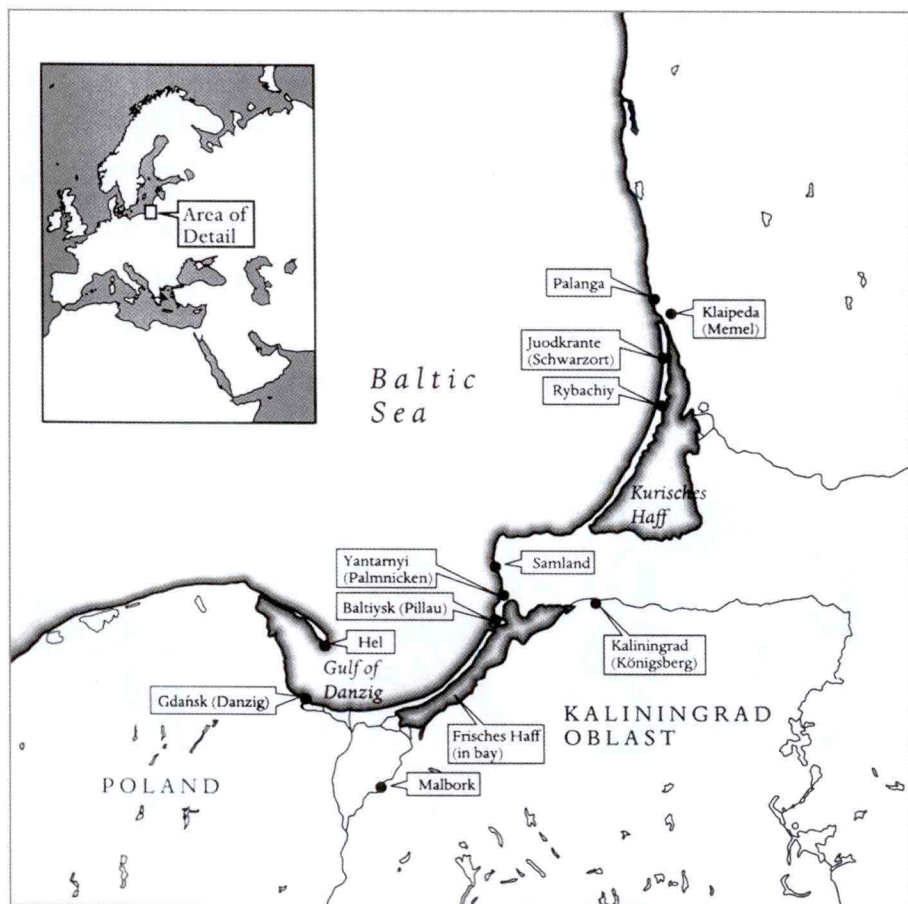
今 260 万年前的二叠纪〔 Permian 〕石灰岩中亦见有石化树胶。但这些树胶与后来所谓的琥珀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北美、日本、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都有形成于距今 140~65 万年前白垩纪〔 Cretaceous 〕时期的琥珀发现。日本距今 85 万年前的琥珀，颜色和透明度变化丰富，最早用于雕刻。但总的来说，世界上大部分琥珀形成于第三纪〔 Paleocene, 距今 65 万年~今 〕，尤其是始新世〔 Eocene, 距今 54~38 万年 〕，其次是中新世〔 Miocene, 距今 38~26 万年 〕和上新世〔 Pliocene, 距今 26~7 万年 〕。第三纪的琥珀无论植物起源、颜色、成分均与中生代有很大的差异〔 图 1-2、图 1-3 〕。其结构更



〔图1-2〕 中生代琥珀分布图



〔图1-3〕 第三纪琥珀分布图



[图1-4] 波罗的海琥珀分布图

为致密，不很脆，颜色亦不仅仅是红色或黄色。亚洲的马来西亚〔Malaysia〕、缅甸，欧洲的西西里〔Sicily〕、波罗的海〔Baltic〕，美洲的多米尼加、墨西哥〔Mexico〕均以盛产琥珀闻名。

波罗的海琥珀〔Baltic amber〕以其产量大、开采时间长而闻名〔图1-4〕。在波罗的海沿岸距海平面16英尺〔约4.9米〕，或表土层下130~150英尺〔约40~46米〕的地下，有形成于40万年前的被称作蓝泥〔Blue earth〕的海绿石层，呈绿色。古代，每当风暴过后，大量的琥珀从海床被冲到波罗的海沿岸，甚至英格兰〔England〕东部沿海。波兰的山姆兰〔Samland〕岛以及丹麦的日德兰〔Jutland〕北部所见最多。当地居民至少从1万年前起，就开始采集、打捞漂浮在海面的琥珀，运往意大利半岛，并形成了著名的琥珀之

路。大规模的人工开采则始于 19 世纪中期，产量惊人。由于该地琥珀含有大量的琥珀酸〔succinite acid〕，有的高达 8%，所以波罗的海琥珀又被称作 Succinite。波罗的海琥珀的颜色一般偏黄，有透明清澈的，也有内含气泡而呈雾状的〔图 1-5〕。意大利半岛南部小岛西西里是欧洲另一大琥珀产地〔Sicilian amber, Simeite〕。该地琥珀以多变的色彩著称，如深红、深蓝、雾绿等，深受琥珀收藏者所喜爱。但其开采却较波罗的海琥珀要晚许多，至少在罗马时期尚未开采利用。

缅甸和马来西亚是亚洲两大著名的琥珀产区。目前最大的单件琥珀见于马来西亚。该地所产琥珀表面似煤，抛光后呈现不同的色彩，有白色、粉红、橘黄、绿色、紫罗兰色等。透明的黄色较少。有的琥珀内部因含红褐色微粒而呈雾粉状。缅甸琥珀〔Burmite〕虽然见诸西方科学文献要晚到 19 世纪中期，但在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即有记载^①。其开采当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已确认的当地琥珀品类有 14 种之多，颜色以深红为主，有荧光，氧化后颜色更深。



〔图1-5〕波罗的海琥珀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哀牢王遣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蚌珠、孔雀、翡翠……” 页 2849，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